

赤城志卷第三十七

風土門

土俗

古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俗誠有異也轉
移之則在人焉州介東南之陬承平時號無事里無
貴客百姓饜漁獵不識官府建炎後官吏叢躄兵旅
繹騷民生產作業益艱自是機變繁滋有逐末而鬪
於爭者幸王化密邇風雅日奏薰郁涵浸遂爲文物
之邦儻誠身以爲民先俾禮義四達豈非學士大夫
之責而尚可議俗耶參故常列風土蓋古人記歲時

之意今不復贅而惟以名守令勸戒列焉蓋不惟學士大夫之言而尤爲政者之責也

仙居令陳密學襄勸學文

咨汝邑父老夫人之爲善莫善於讀書爲學學然後知禮義孝弟之教故一子爲學則父母有養一弟爲學則兄姊有愛一家爲學則宗族和睦一鄉爲學則閭里康寧一邑爲學則風俗美厚雖有惡人將變而爲善矣今天子三年一選士雖山野貧賤之家子弟苟有文學必賜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戶無繇役庠廕子孫豈不爲盛事哉予自到仕以來居常憫爾

邑民不識爲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雍黨鄰里不
存恤其心汲汲惟爭財競利爲事以至身冒刑憲驅
笞流血而不知止予甚哀焉奈何奉行天子詔條不
可私恕每刑一人若傷髮膚而汝邑民不知予心乃
相煽熾囂訟成獄自以爲能使予日不得食夜不得
寢以與汝斷弊略不能改是誠何心雖然非汝百姓
之樂於此也蓋不知讀書爲善之故也前年曾有文
書教諭汝鄉民令遣子弟入學於今二年矣何其無
人也古者十室之邑尚有忠信況今百里之邑良民
之子弟不少其間豈無聰明瓌茂樸美之器可使爲

公卿者然而不使之為學真可惜也今汝父老歸告而子弟速令來學予其擇明師而教誨之庶幾有成如前所說予明年十二月官滿即去汝父老亟其聽予言

李守兼跋云密學陳公昔宰仙居作勸學文歲時皇祐二年也初海邦來賀使門人管師復宣讀於庭然丕變詩書理義之澤迄今百餘年漸漬深矣表及千里弦誦之聲洋溢人才輩出掄魁造士諫臣碩輔名蹟相望豈惟上之人作成之功與其山川炳靈之驗亦由前輩鉅公格言遺訓近接其耳默感其心有以致之然爾兼承乏為州之二年始克以斯文鏤板傳示學者冀吾父兄子弟之賢相與紬繹而誦味之嘗原公之勸誨在於父母有養兄姊有愛宗族和睦問里康寧風俗美厚此學之要亦其效也若乃身享富貴家門光寵理之固然否則有命矣然未有不學而能致此亦猶韓文公經訓乃蓄畚之說非以利言曉人之法當如是爾兼輒因繕寫題其後

勸俗文

爲吾民者父義

能正其家

毋慈

能養其下

兄友

能愛其弟

弟恭

能敬其兄

子孝

能事父母

夫婦有恩

貧窮相守爲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

男女

有別

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

子弟有學

義廉恥

鄉閭有禮

歲時寒暄

有以恩意往來宴飲序老少坐立拜起

貧窮患難親戚相救

借貸錢穀

婚姻

死喪鄰保相助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

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

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 畊者

遜畔

地有畷畔不相侵奪

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

挹則爲禮義之俗矣

和鄭閼中仙居詩十一首

我愛仙居好三年理尚寬民雖羅網罟政未息風濤
邑民大水之後困於賦役予欲少息然州縣科須勢不獲已者比嘗有之憫物刑多省勞
心席少安祇慚無惠術求配古人難

我愛仙居好民純不用拘閭閻興禮遜囹圄長榛蕪
網濶奸逾少風恬惡目無一年人已信恩激謝張弧
我愛仙居好臨民必以誠簿書無日暇訟獄積年生
予始至邑奸豪有以積習憑折細民田土者跡驗分明予治而歸之或有年深而無稽者才妄起詞訟年分戶二千凡有產而無業積年空納其租訴而還主者不可勝數百疾求箴補千鈞
待準平嗟予不知古斯道未能宏

愛仙居好安民去百姦誠心蹕照物政體味循環

言有綱條亡愼無教令頒二年憂且病王事豈能閒

我愛仙居好慚無德政馨下車時問疾治獄自空囹

老吏貧歸里

有老吏余彬者貧無以自給每歸耕田里數月而後出聽之

蒼生饒

在庭惟憂澤未至豈敢瀆邦刑

我愛仙居好園池日退居馴禽來鶴鶴野水進徐徐

園鑿新沼引水經竹林間以環流釣翁臺習坎嘉魚二亭草木通樵採

圃有短垣樵薪相子

之屬時爲邑民所拾

桑麻有老鋤猶言民未樂更欲寢刑書

我愛仙居好家無十數人民貧惟有疾俸薄不知貧

弟妹閒成癖妻孥老未淳自餘無所恨寸祿及偏親

我愛仙居好公餘日在房憂民極反覆責已未周詳

法律行隨手詩書坐滿箱老來須向學多病喜平康

我愛仙居好隆儒尠大方諸生令講藝童子俾升堂

公暇每有童子十數人至

堂上教授經書或試之詩

買地興民學因孔子廟後修起學舍買

三家之地以廣其基驅車下黨庠

予每出行諸鄉遇有三年邑小學則下以觀童子

未化官滿意徬徨

我愛仙居好經營盡國工庶民心喜悅小邑勢尊隆

萬瓦如雲合千題不日礮自非仁惠術媿子一觀風

我愛仙居好官卑分已盈才非漢循吏道似魯狂生

擊柝心雖樂觀風志未平寧如孟夫子不食去齊卿

守令賦咏甚多獨錄此者以其言皆切於厲俗而多拳拳責已愛民之意蓋仙居稱善治規模

助此推一縣則
一州可知也

蕭守振示邦人詩

我本江海人來守仙佛國年豐訟牒稀公事不畱積
豈無一樽酒約客飛大白重念此邦人朝飽不謀夕
頃遭兩旱荒十九皆菜色城中多餓殍倒死臭薰陌
幸茲連歲豐粒米棄狼籍嬉嬉不營生便爾輕薶麥
三日天不雨沙田已龜坼十家九無儲何以度饑厄
我爲此邦憂夜眠不安席願天歲歲豐願爾痛儉嗇
一年三年儲三年九年食堯湯雖在上豐歉豈可測

唐守仲友跋云示邦人詩五言二十八句前台守蕭
公侍郎作也台居山海間易水旱民媮於魚鹽惰農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
靡費故公作是詩以諭之仲友入境覽山川問風俗
惜田事鹵莽思有以勸戒之饒公詩於石以永邦人
之思
云

天台令鄭至道諭俗七篇

縣令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於民爲最親民不知教令
之罪也予自至官觀爾百姓日以爭訟來至於庭其
間多違理逆德不孝不悌凌犯宗族結怨鄰里以至
婚姻之際多事苟合殊無恩義五服之親問以服紀
全然不知浮浪盜販之人日益加衆如此者皆由風
俗鄙陋教道未至兼修學從宦之家少小人無所觀
示若不曉告而加之罪是罔民而刑之也今至

仁擇其文理易明而可以感動人之心者爲諭

七篇百姓各以此更相訓教率而行之禮義之風必從此始若順爾舊俗反予教言恣意任情必犯刑禁

孝父母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故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所以爲厚德之報也昔周文王事父王季每雞初鳴則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左右曰今日安否如何左右曰安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則左右以告文王

文王色憂行不能正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凡食上必自視寒暖食下問所膳然後退其後武王亦如此事文王不敢有加焉然則不孝其親而欲子孫事我以孝豈可得也漢石奮爲上大夫老歸於家其子石建爲郎中令已老每五日一歸省親入諸子之舍問侍者取其親中衣身自洗濯復與侍者不敢令其親知之夫貴者之事親猶如此況於賤乎晉王祥性至孝繼母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忽有雙鯉躍出其孝誠所感如此

雖然此言其能養父母者也孝之道又不止於能養而已故孟子曰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禮記亦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其親敢不敬乎孝經曰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如此則所謂孝者又貴乎修身謹行不

辱其親非獨養口體而已今爾百姓父母在則私分異財離居各食從妻子之歡忘天姓之愛且禮曰父母在不有私財又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沒身不衰然則私貨財順妻子豈爲孝乎

愛兄弟

兄弟者同受形於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喪則相恤也又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言患難則相救也昔衛宣公有子二人曰

伋曰壽伋被謗宣公遣往齊使盜待於路欲殺之壽
知以告伋使勿去伋曰棄父之命不可壽遂先行爲
盜所殺伋後至曰壽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故詩人
作二子乘舟之詩思之也晉王祥王覽異母兄弟也
母朱氏待祥不慈祥被楚撻覽年數歲輒涕泣抱持
之朱氏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
亦往共之朱氏患之乃止又嘗使人以毒酒殺祥覽
知之與祥爭酒飲朱氏遂奪之自後朱氏與祥饌覽
必先嘗夫異母兄弟猶如此況同母乎南唐江州陳
氏七代同居族人數百口每食鋪廣席以次就坐有

犬百餘頭共食一槽一犬不至餘犬爲之不食禽獸
猶如此況於兄弟乎今爾百姓不明禮義悖逆天性
生雖同胞情同胡越居雖同室跡猶路人以至計分
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
兄弟之義哉後漢薛包好學篤行弟子求分財異居
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
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
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
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嗚呼兄弟叔姪之不和
皆由爭財之不平使能少慕薛包之風豈復有爭也